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醋葫蘆
第十四回 告忤逆在賠自己鈔 買生員落得用他財

引首《行路難》 高達夫作
君不見富家翁，舊時貧賤誰比數。
一朝金多結豪貴，百事勝人健如虎。
子孫成行滿眼前，妻能彈歌妾能舞。
自矜一身忽如此，卻笑傍人獨愁苦。
東林少年安所如，出門窮巷出無車。
有才不肯學干謁，何用年年空讀書。

【評】

試讀齊人一章，舉世之妻妾皆欲愧死。是詩與都小觀之，又當何如？

卻說成珪夫妻二人與都飄廝打，正有一分得勝去處，怎知都飄即溜，放開腳步，一道煙往館中去了。都氏忙喚成華守著書館，夫妻二人蝶躞足尚足尚，氣了一夜。

次早，接周智來細訴此事，周智只是勸解。都氏道：「瞞得他人，須瞞不得周員外。老身再要怎生向他？實望他承立香火，繼續宗支，誰知天殺的狗才，反把我恁般毒打。今日特地接你計較，定要擺佈得他個一佛不出世，二佛不昇天，才出我這口氣哩！」周智道：「唉，院君，你們沒個兒女慣了，略有些拂意處，便覺許多煩惱。不知如今有兒女的，誰不被兒女打罵些！院君饒他初次，只念自己骨肉，好歹罷了，又不被他人打去。古人云：『若要好，做大小。』凡事只把沒兒子的肚腸，譬如過日子罷。」都氏道：「周員外，連你也說這話！要立個正經主意才好。」周智道：「老周也不是沒主意的人，但只會拙守於機先，不能巧挽於事後。今令郎略肆雄威，二位便覺不忿，要知初繼時，老夫默然不語，已早見他心上戈矛，但二位自不識耳。今若要他學好不難，院君有的錢鈔，再做三五百金與他灑灑灑灑，包有半年孝順，決不又打。此是老夫拙策。」

都氏越發動氣，便將桌上碗盞推番，滾地亂叫道：「天殺的狗才，我幾曾被人說了半句挫話的，到被他貼了面花，做了啞巴子，氣死我也！」周圍滾個不了，那裡勸解得住。成珪慌了手腳，一面埋怨周智，一面勸道：「我的親親娘，自己忍耐才是敵手，何苦先氣壞了，反輸與他！」都氏哭道：「你若不替我斷送這狗才，我在九泉先尋著你！」周智道：「老嫂不必恁般動惱，既是真心割捨，包你出氣。」成珪道：「不要又說冷話，好歹和你府前去來。」

話分兩頭。再說都飄跑到館中，裘屹迎著道：「大官人，可得勝否？」都飄道：「虧你妙策，果然被我一味假狠，打得他兩老乞丐雪消春水，流星趕月。真正燥脾，快叫文彬暖酒，吃個得勝筵席。」裘屹道：「老弟勝到勝了，且未歡喜。適見成華說來蹤跡著你，明日決有口舌，不可不慮。」都飄道：「有知，有知，適聞我出幾句誇話，老殺才道『明日府前認你』。」

既著成華到來，我笑老奴又著鬼也。成華那裡？」成華道：「院君□動氣，明日要告官司，恐你走了，特著我來尾著。想大官人何不早作計策，稍若遲延，便落他的手裡，不為體面。」

都飄道：「不難，只須如此如此。你道如何？」裘屹道：「還是老弟有才，妙得緊，妙得緊！」

都飄即著盛子都悄悄地喚了張暄到館。挨到三更時分，等得文彬睡熟，將房中一應什物盡行搬到張暄家裡。張暄瞧見，都飄囊篋肥饒，便暗想道：「阿飄囊中甚是有鈔，還說揚州有所解庫，他若在我家躲避，到把這塊肥肉帶挈小易牙、賽綿駒、詹直口那班分了脂膏。不若使個調虎離山計策，做個獨吃自窩，有何不可？」便悄悄拽裘屹說了幾句，又對都飄道：「大官人，小弟不是不留你在舍，只恐走了消息，反為不妙。我到想得一個虯鬚泛海之計，獻與官人：聞得大官人在尊親跟前曾出誇口之語，二老□分笑你，你今出門，若比在家不濟，卻不被他笑著？我今主意，只教大官人多懷寶鈔，遠離家門，正好問柳尋花，又好觀山覽水。以官人的大才調，來到個甚麼小去處，拚用幾百銀子，取功名等拾芥耳。那時二親性氣已過，見你衣錦歸家，豈不闔門欽羨？便是蘇秦的父母，也須到□里長亭遠來接你，這不是全身遠害，奪利爭名之捷徑麼？」都飄道：「倘我遠出，被他將家計花散怎好？」裘屹道：「老呆，除非他自己生得兒子；若不親生，總是折草，他人動不得一莖。我正想你身上功名，非外邊難尋手腳，不若趁此機會，圖個出身，真是妙算。」都飄道：「既如此，走往那一方好？」張暄道：「若論大官人愛的，無過是繁華去處，除了蘇、杭，只有揚州最妙。古人有云：『腰纏□萬貫，騎鶴上揚州。』何不竟往揚州？」

待小弟也好一陪。」盛子都道：「既要遊學，何不往寧、紹去？」

人言寧、紹文勝之邦，極是作的大嫩。若容小弟相陪，也不在了一市生意。」裘屹道：「你二人說的不過各適其適，於大官人何補於事？不若往嘉、湖去妙。嘉、湖是文秀之邦，人多和氣，功名之事，再不相嫌。可怪的是寧、紹，自己遍處鑽考狠攻，他人冒籍，就像的名占了他的一般，越是不通的，偏會狠打，故此極去不得的無過寧、紹。況嘉、湖小弟最熟，故此方敢划越。」都飄道：「二位說的俱妙，總也難於概領尊教。我有一個酌量在此：途中財用不足，須往揚州取給，先依張兄；身上功名，須仗熟溜頭路，次當依了老裘；只盛一哥所示，只待事完之後，同去遊玩一番罷。」盛子都道：「若等事完才去，小弟一發過火大嫩了。」四人計議已妥，更不知會詹、賽、小易三人，成華挑上行李，一徑離了本裡，打從揚州進發。不題。

再說成珪同周智來到府前，尋著一個有名訟師馮是虛，此人一肚子蕭曹刀筆。成珪將那事細說一遍，道：「逆賊恁般無禮，本該依房下主意斷送了他。但他原是我螟蛉之子，初繼時，老夫本心不欲，因是內姪，所以最鍾愛於敝房。也是縱容太過，以致忤逆無憚。敝房既失所望，怪不得定要置他死地。我想自既無子，料他人兒女貼不肉上，何苦盡情治他，又免得旁人說老夫作賤晚子。況他姑姪至親，倘日後親近攏來，只我姑父作惡，著甚要緊。只為房下惡氣不消，定要經官告理，老夫不好攔阻，只得來尋足下。向知足下狀詞甚有開閉，如今也要你把幾句活脫話兒騙得兩個差人出來，把他驚嚇一番，也便罷了。」

馮是虛道：「爹娘告忤逆的，一日不止□來多起，誰不要盡情處治？所以這路狀子寫得盡是熟溜。惟老丈反要王道說話，到要小子費心。請把紙錢送了。」成珪道：「備在此間，請先收下。」馮是虛討添數足，然後提筆，道：「成老丈，不是小子愛鈔，其實這張狀子他人做不來的。那些後輩們，不知世務，一味只曉狠話，做些關門狀子，收放不得。惟小子弄慣了這管筆頭，才知裡邊緣故，叫做得人錢財，與人消災，只顧騙准，值些甚麼？我量員外心病，雖然不欲加害於他，也像不甚喜他在家的模樣，若要撐開船頭，只宜仍做內姪告理。免使日後想你家產，竟說他嫖賭為生，毆辱尊長，這的是可輕可重，可真可假，你道如何？」周、成二人齊聲道好。馮是虛道：「原來你員外便多送小子幾分，也不枉用，聽我道來：

告狀人成珪，係本府本縣人氏，行年六□四歲。

告為盜財殺命事。獸惡內姪都飄，蓬飄無賴，寄食圭家，不務四民之業，惟將嫖賭為生。今日日，目閒珪外出，撬竊膳老本銀三百兩。慮控，圖謀害杜跡，乖珪晚歸，挺戈毒殺，夫妻碎顛，幾斃。幸鄰友周智救證。盜財殺命，倫理攸關，若不剷除，後禍叵測，哀哀上告。

二人收下狀子，適值知府馬公開門放告，成珪跪向階前，將狀投下。知府看畢，批個「准」字，便發該房寫張牌面，即差快手二名，卻是高升、陳敬。二人領了牌票，先同成珪來到酒肆坐下，吃了一套酒色，少不得又送些銀子，把所事俱已說明。

四人到家，正待書館裡拘人，只見文彬哭啼啼的來道：「特來稟老員外得知，夜裡館中著賊，偷得精光，連大官人和裘相公都不見，想是都偷去了。」成珪道：「是了，是了，這狗才想已知風，故此預先走過。成華在麼？」文彬道：「連成華阿叔也不見

了。」成珪大怒道：「罷了！罷了！成華原是狗才心腹，我院君用人不當，如今怎的是好！」兩個公人面面相覷。

高升道：「如今不要冷看，此處無魚，且別（處）下鉤。員外定知他向日行藏，趁早另行尋訪。」成珪道：「昨日我見張暄在坐，必在他家窩遁，煩二位悄悄地到彼一看。」

高升來到熱幫開門前，只見板門緊閉。高升捶了一會，內有婦人答道：「丈夫前日就出門了，不曉甚麼都大都小。」高升吃個沒趣。回見成珪道：「員外，昨日不是見鬼？他渾家說丈夫前日就出門萬。」成珪道：「那有此話！明明的湖中飲酒，那得不是？便說我是老眼昏花，闖船人須是眼亮。」周智道：

「都腥走，自然必與熱幫開同行。前日之言，總是調謊，何必信他。如今且去回覆府尊，另告張廣捕緝獲，暫完此局，然後將遠近財產查理明白，免被他冒支租息。」成珪道：「得他遠遭他方，是我萬幸，何必捕他！」

高升暗想道：「一團興致，只望刮些銀子，誰知正犯逃去，樂師燈化作鬼火，這怎麼處？」便與陳敬打個耳擦。陳敬便生情道：「員外，不是這等做事。你要教訓兒子，只把我家老爺來做撞頭，自己訓他不落，衙門中替你累紙累筆；自家處明，把衙門丟番上壁。古人說：『官差吏差，來人不差。』大小須是一張牌面，抵辦養家活口。你家把兒子藏過，我須不會回官。」

成珪道：「我正惱恨，所以告他，豈有又藏過之理？老兄意下不過說人雖走了，差使錢是要的，老拙又不脫白，只要煩你回到官府，自然加倍奉上。」高升道：「成員外老在行，不必兩小弟開口的，就此回話便了。」都氏一心要告緝獲，成珪只得又洗馮是虛做張回呈，府尊標準，不在話下。

後人單笑都氏不敬其夫，致有忤逆之子，亦自貽之戚也。

有詩一首以諷之：

伯道當年強自歡，自歡無子興悠然。

假饒植梓渾如獸，不若吞桑學做蠶。

鼻母自甘餐老骨，雞肋何苦受空拳。

螢窗試聽空階雨，施報因依點滴間。

再說都飄同裘吃、張暄、盛於都、成華五人一路來到揚州，竟把解庫頂調，帶著一注銀子，依裘吃主意轉到嘉興，討所店房住下。等得學道按臨，都飄即冒了秀水籍貫，倚著錢神有靈，縣、府、道三處名兒高掛，早做了龔門中士子。入學謁聖之後，即在下處設酒，致謝用事等人，又將銀子謝了裘吃。裘吃背地將銀分與張暄，張暄亦將後手回錢分與裘吃，是不必說。其後各人備酒相賀，輪該張暄。張暄道：「每日飲酒，不過過山看戲，都屬俗套，今日小弟尋個門戶人家樂樂如何？」都飄道：

「日來正為考事匆忙，不及尋花問柳，心火旺極，正好吉遭。但不知那一家有好粉頭？」張暄道：「大相公只帶著張暄走，總是兩京一道，那一處煙花隊裡不熟？只隨我去，包你趁心。」

都飄不勝之喜，隨張暄來到個去處。有《南鄉子》為證：

小徑隔紅塵，寂寂湘簾畫掩門。歌笑聲來香霧裡，氤氳，酷似當年舊避秦。朱紫滿簷楹，一滴秋波溜殺人。風漾柳絲絲萬縷，牽情，燕子樓頭日日春。

來此是一所有名妓館陳媽媽家裡。原來陳媽媽早年在杭城接客，素與張暄識熟，便道：「呀！張大官，今日甚風兒吹得你來？恭喜，恭喜！四位尊客請進拜茶。」都飄道：「熱幫開名不虛傳也。」

四人坐下，陳婆動問來歷，張暄答道：「此位相公，就是我杭城都絹的令孫，目今入洋在此。日昨因謁聖，朋友中聞你令愛大名，特來拜訪，快請相見。」陳婆道：「不知都相公到來，一發多有得罪。只恐小女粗丑，不敢唐突潘郎。既蒙呼喚，當令拜賀。女兒，有客在此，快出來相見！」內應道：「我向說決不接客的，甚麼相見不相見！」陳婆道：「我兒，這不比俗客，正像你日常所說才貌兼全的都相公在此。」內又道：「既如此，你可進來，備些答贄之禮。」張暄道：「媽媽，今愛怎麼說？」陳婆答道：「一言難盡！瞞你不得，老身自從杭州到此，便有幾個粉頭，都四散贖身去了，單單生得這個女兒，指望靠他過這下半世。誰知這個丫頭極是作怪，雖然曉得些琴棋書畫，好歹說不是知音不與彈；便有幾分顏色，又說什麼肯把文鸞配野鴛？以此蹉跎過了日子，定要揀個有才貌的才肯嫁他。張兄，你道我這門戶人家，那個王孫公子肯來討他？以此老身好生清淡哩！」都飄道：「如此說，想令愛必嫌小生是野鴛了？」陳婆連覆道：「豈有此理！大相公不聽得小女說，要老身進去備些答贄之禮，然後出來？」都飄道：「小生也不及送得贄儀，如何就敢相請？造次問不及全備，先有白金二錠，聊作聘敬。」陳婆笑道：「老身不意中失言，到蒙大相公厚賜。

本當不受，恐辜大惠，暫領在此。待我妝扮女兒出來。」

盛子都捺捺不住，先向門裡窺覷。都飄罵道：「小猴子，姐姐受了我聘，須是我的婊子，誰許你來窺探？」子都道：「大官人便吃寡醋，卻不道先有吳山，後有□廟。」張暄道：「盛一哥定要妻妾綱紀，須把《男後記》熟讀才妙。」裘吃道：

「也須把令姑婆都院君作則也勾了。」子都道：「豈不是乞其餘不足又顧而之他？」都飄道：「又不道所惡於前，毋以先後。」四人笑話間，陳媽媽引出女兒來。果然一貌如花，《南鄉子》為證：

顧盼可傾城，一笑千金百媚生。蟬作鬢鬟鴉作髻，烏雲，映著龐兒玉琢成。不是薛靈芸，忒煞當年楊太真。若得琵琶橫背上，昭君，不道而今有後身。

與四人相見畢，分賓主坐下。都飄竟把一雙眼睛看得個神都出了，便問道：「小娘子如此恭容，且擅諸技，豈非塵世之天仙乎？借問尊字？」答道：「奴家喚做青萍。」都飄道：「妙得緊！姐姐自甘清淡，真個是清貧。」裘吃道：「水萍之萍，不是貧窮之貧。」青萍道：「然也。」都飄道：「原來就是船也，怪得在萍水裡相逢的。」裘吃、青萍忍不住一笑，連都飄也未解意。張暄隨即幫襯道：「大相公飽學人，故意發此科譚。」

都飄道：「老裘，今日若沒張兄指引，那得到此境界？誰知我煙緣竟落於此！少刻媽媽到來，好歹在你身，要你做個撮合山。事成後重重謝你。」張暄道：「也不要忘了我原媒的功績。」

盛子都道：「論梅根還是我栽得早哩。」陳婆捧茶出來，接應道：「三位莫爭，還是我的門化頭好哩！」

眾人笑吟吟的吃茶才完，早見酒肴已備，四人坐下。不及一巡，都飄頻對裘吃灼眼，要他言及姻事。裘吃一味大嚼，那裡記得？都飄忍耐不住，發話道：「老裘，你也只管吃酒吃食，適才與你說的一些不理，要你做甚麼！」裘吃道：「只被嘎飯香甜，幾回嚙下肚去，再過一刻不提，將欲從肛門裡出了。」

陳婆道：「都相公與裘相公不知有甚機密事體，這等關會？」

裘吃道：「老媽媽，都相公不為別事，只因要求令愛親事，今晚就要成親。」陳婆暗想道：「適問這套言語，是我門戶人家的舊規套子，不過是入門好看，誰知狗呆認為真話，連老張都不做聲了。不免弄喬到底，賺他一塊，有何不可。」便對裘吃道：「裘相公在上，既蒙都相公俯愛，願遂小女之志，是三生之幸也，即老身晚年亦有可托，又何樂而不從？但老身雖落煙花，小女實是完璞，有心皈正，必要永偕白首才妙。日前曾有幾位鄉宦客商，將千數聘金要求梳籠，老身只恐不終，所以不肯受聘。今都相公既要成親，今晚恐難從命。」都飄悄悄地對裘吃道：「若說今晚不肯同衾，這火〔一〕發燒死我也！老裘快與我求懇！」裘吃道：「老呆，這不過敗錢口氣，你若今晚有錢，便是街前的花子，也就與他睡哩。」都飄道：「這有何難？」

忙喚成華到館，取了二百銀子，交與裘吃。裘吃借個托盤，做一盤送與陳婆道：「媽媽，這是都官人的聘禮，先請收下。」

日後之事，竟不須媽媽過慮。你的賠嫁，不必別物，只求今晚成就了他，便是你的大惠。」陳婆接了銀子，那臉上的笑，就是大風吹在江心裡，起了重重之浪，卷一層，又是一層的。道：

「事雖如此，只覺太倉卒些。也罷，總則許了你，是你的妻子了，今晚任你行為，只不可把小女看做妓館家風，這等容易上手。」忙叫長官買些紙馬，青萍換件吉服，二人拜完天地，便入洞房。

張暄與盛子都同回下處安歇。裘屹問道：「老張，今日是你東道，不意中成就了都小一樁美事，正該汗懷暢飲才是，為何見你面顏上不甚歡樂，是何意也？」張暄道：「講不得，講不得，我張暄從來不曾乾錯事情，今日走差了路也！」不知卻是為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